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第三十三回 奮功名胄子從戎 爭節志文人講武

冰心俏膽志封侯，不作春閨少婦愁。袍甲一函今記取，羞將脂粉世間留。

卻說自選用勳舊之後，一時恃寵席驕者種種不法。及至馮世才等得罪，那些公子方循分守常，各務正業。自整飭甲科之後，一時諱言橫議者在在若狂。及至張大張等得罪，那些文士方知非悔過，不敢出言。兩順風調，時和歲稔。乃有南陽別黨逃入東海兩儀山，招納叛亡，屯收糧草，內立三關，外連海島。

有兄弟三人自立為王，長名彭倨，次名彭質，三名彭矯，皆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彭倨之妻名青姑，能吐一股青氣，令人耳聾眼瞎，束手受死。彭質之妻名白姑，能放一道白虹，令人或飽或饑，悶餒而死。彭矯之妻名血姑，能噴一條血光，令人血盡精枯，脫陽以死。以此橫行海上，沿海諸國，皆被患害。邇來漸漸侵入內地各鎮，征剿屢受殺傷。朝廷震怒，揀派文武，命將興師。封邯鄲侯孟徵為蕩寇正將軍，越國公胡繼虞為左將軍，郢國公馮志寧為右將軍，成國公朱仲為前鋒，宣寧侯曹大年、建平伯高品為後合。文有學士賀嘉、給事楊休、郎中富有、主事陰杰、耿朗，武有都尉胡興、參將常順、指揮吳蒙、守備克讓、季狸等，隨營聽用。

孟徵領旨，即聚眾議起兵之策。其時勳舊子弟抽弓佩劍，在帳下效力者有郭汾陽、康寧、鄧希禹、常勝等，諸人甲科子弟，投筆棄儒。在府前獻策者有山鎮、桓如虎、海晏、楊大烈等諸人，孟徵俱用為戰將謀士。一日置酒大會，將弁皆坐。孟徵道：「彭氏跨山連海，剿除不易。朝臣有議戍守者，不知可否？」言未盡，坐上一人道：「不可！不可！逆賊盤據形勝，沃野千里，蜂蟻邊鄙，顯亢教化。堂堂天朝，萬國賓服，豈容此餘灰作孽！」孟徵視之，乃偏將常勝也。又一人道：「兩儀山上抗江淮，下通倭島，火藥軍器之需，布帛服用之物，無一不備。若恣其生聚，恐養癰為患，後難圖矣。」視之，乃謀士楊大烈也。鄧希禹亦道：「西北塞外，風土薄劣，故可不取。今東南膏腴田園，且所產魚鹽，最為財賦之藪，棄以資賊，豈不可惜？」海晏道：「不但此也。若立戍兵，未為定制。以外省有限之餉，年年協濟兵食，何所底止？且萬一有懼罪弁兵，亡命窮民，以為逃遁之窟，遺害無窮，更非長久之計。」孟徵道：「諸公所言，正合吾意。但海面遼闊，用兵必多。當如何調遣？」康寧道：「登萊水師三萬有餘，選其精者，可得二萬。江淮各鎮兵丁，內有明於舵梢者，可得三萬。水師五萬，亦足用矣。」桓如虎道：「水師五萬外，再合沿海陸兵三萬，俱令早集天津衛所，明公親督各隊，教之數月，將得兵心，兵知將意，逆寇不足平也。」孟徵大悅，隨即傳檄各鎮弁兵，俱於二月終齊集天津訓練四個月，七月進剿。孟徵以季狸智勇兼優，表為游擊都督。以耿朗深識兵機，表為行軍司馬。是以耿朗日日不得在家，午後方回。雲屏即與四房商議，製作行裝，夢卿扶病而起。耿朗此時，益發與香兒、彩雲歌舞快樂，不知此去離別幾年，更加一番恩愛。

誰知夢卿有孕，然以情疏日久，不好驟加親和。夢卿卻以耿朗出征遠方，自身又抱重恙，料得奏凱回家，不能再與會面。宿情舊愛，已不可期。拜母封妻，亦非所望。懷了一片苦心，含了兩行淚眼，盡力幫助雲屏料理一切物事。又告知雲屏，親身作了一副貼身軟甲，表裡用素色錦綺，內襯油透？帛，中續油透絲綿，還恐難遮槍箭，乃將頂心頭髮，盡皆剪落。原來夢卿頭髮甚長，每立在妝台前面，直垂到地，還零三五寸。今剪去頂心，再將四圍的又剪去半截，剩下者尚有四尺來長。恐人看破，因用假髻代替，將真頭髮並平素梳下的亂發，都一縷一縷橫三豎四鋪在油透絲綿之上，然後好好密縫。一連幾夜，方才作完。

光陰如箭，早已二月初旬，孟徵又聚眾議事。偏將郭汾陽道：「今各鎮兵丁，已大半聚集天津。若先命偏將數員，前去教演步伐嫻熟，後來者便為師法。陸續到來，陸續教訓，比及全軍到齊，已皆粗有可觀。再練數月，其鋒可試矣。」孟徵依言，即下令行軍司馬耿朗、游擊季狸等於本月初十日先赴天津。

令下，各人回家收拾起程。謀士山鎮道：「聞得青姑乃冥光國之女，國主手下有頭目四名：一個百流放，一個衝龍玉，一個梁峙，一個監生。俱頗敵愾戰，名振諸國。白姑乃朱陵國之女，國主手下亦有頭目四名：一個婁君明，一個文元明，一個吳元仙，一個元於真。俱足智多謀，名傳四外。血姑乃黃羅國之女，國主手下有頭目一名，叫作黃庭，勇冠三軍，智壓萬國。三彭恃此三國以為援，故敢抗拒天朝。今若遣能言之士出使三國，三國既下，三彭皆束手就死矣。」孟徵道：「彼既為婚姻，安肯降我？」山鎮道：「又聞得三國國主本因三彭人材出眾，故將三女匹配。今三婿三女同惡相濟，國主甚是懊悔，眾頭目又各懷疑忌，乘此機會，故一說可成。」孟徵道：「此計大妙，但三國之使，一時難得其人。」何山鎮道：「某願當冥光國一路，其朱陵、黃羅二國，某願薦兩人前往：一人姓宣名惠，涿郡人也。雖在科目案內緣放得出，然其材可用，可當朱陵國之使。一人姓徐名無為，字大治，中山王曾孫也，可當黃羅國之使，」於是孟徵即表山鎮、宣惠、徐無為為行軍都尉多帶禮物，分往三國而去。初九日，耿朗戎服辭過孟徵，回到私家，諸親眷都來餞送。男親則母舅康蘄春、姨父火信安、表叔吳安陸、吳副憲、岳丈捐主事銜任自立，妻舅原任侍郎鄭文，妻弟林承祖、燕子知、燕子慧、宣繼宗。女親則斬春膚夫人、信安康夫人、安陸胥夫人、岳母林夫人、燕夫人、宣安人、冉安人、楊安人、林承祖生母二夫人楚氏。本家則伯父耿忻、叔父耿懷、耿懷，伯母棠夫人、叔母荊夫人、合夫人，從弟月旋、月兄、服、？、鳩、月義、月告、月令、總等九個。內外家丁林立，侍女花攢，車轎盈門，人馬塞巷，歌千舞萬，肉山酒池。正午俱來，日夕方散。晚間雲屏、夢卿、愛娘、香兒、彩雲私下送行，五人以次把盞。耿朗向雲屏道：「賊勢雖狂，我兵亦盛。少則兩暑，多則三霜，便可凱旋矣。驛遞來往，魚雁繁多。若有所言，不妨寄錦。下而調護群眾，上而事奉高堂，卿為首，二娘次之。須自珍重，毋勞吾遠念也。」說畢，遞過一杯酒來，隨又與夢卿遞酒一杯。欲有所言，遲疑多時，卻未道出。因又向愛娘道：「卿與大娘，親係姊妹，與二娘情若金蘭，一切煩瑣，統宜協助。第三職任，非卿而誰？光陰轉瞬，不久當謝卿之勞也！」說罷，遞過酒杯。又遞兩杯與香兒彩雲道：「春花秋月，卿固多情。海氣山嵐，我寧無恨？然既已許國，豈猶戀家？你兩人思慮當除，飲食自重。眾婢之情形宜謹，大娘之指示須聽。」

離別在一時，歡聚在百歲也。」當下各乾一杯。耿朗又道：「一家之內，和乃致祥。少有猜疑，甚非我所樂也。」座間夢卿忽地一陣腹疼，面目更色，雲屏急令侍女扶歸本室。因向耿朗道：「二娘孕已五個月，若得一男，當以何為名？」耿朗道：「兵法有云：順道而動，天下為響。生女即名順娘，生男即名耿順，何如？」雲屏依從。愛娘笑道：「順心順意，順哥之名，應在今日矣。」是夜盡歡而止。

次日初十，耿朗戎服拜別母親伯叔，親戚又都來送。家丁惟清、惟寅、朱？、朱繡、安節、勞謙、升階、馬壯等，都裝束得齊齊整整，帶劍懸刀，外廂伺候。耿朗上馬，眾弟送至郊外，俱各令回。耿朗與季狸合在一處，人心勇躍，行色軒昂。

相離長亭不遠，有兩匹馬來迎，乃鄭文公明達也。四人同至亭下，鄭文公明達把盞，耿朗季狸同飲。鄭文道：「賢契此去騰飛九萬，老夫守候佳音。兒女恩輕君臣義重。慎毋分其志慮也。」

又向季狸道：「子章子章，封侯萬里在此舉矣。」耿朗、季狸俱各稱謝。耿朗向公明達道：「兄有何說？」公明達道：子章貌靜而神安，非偏神氣相，不久當仗節鉞，分茅土，坐鎮一方。

瞞照貌粹而神清，然帶一種不舒之色，必內有隱憂。錫圭賜土，在所不難，而破鏡分釵，亦必不免。知而不言為不誠，言而不盡力不忠，吾能盡言之，瞞照能不介意否？」耿朗道：「公而忘私，國而忘家，子通謂我非丈夫耶？」乃滿飲一觥。季狸道：「子通攜琴來，何不鼓一曲相送？」公明達乃彈道：

倚長劍兮掃天狼，洗甲胄兮海之洋。

鱷魅遁藏兮風不張，蛟龍效順兮波不揚。

功成名遂歸來兮，偕二子而徜徉。

彈畢大笑，耿朗、季狸又各飲數杯；上馬投東而去。這一來有分教：一將成功，不用戈矛戍戍已。三彭受首，贏他鉛汞守庚申。